

男生贾里新传

秦文君 著

王 俭 插图

赵晓音 装帧

责任编辑 周基亨 美术编辑 侯强华 赵 奋
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杨林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787×1092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7.75 插页 8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130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	1998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上海金盾印务公司印刷	印数 8001 - 18,000

ISBN7-5324-3386-2/I·1402(儿) 定价:11.70 元

- 一 三足鼎立 2
- 二 老鹰服务队 16
- 三 家里的丫头 36
- 四 胜败体育节 52
- 五 林武翔之夜 64
- 六 古板的老爸 82
- 七 书友庄静 100
- 八 风村宣言 122
- 九 校园恶少 140
- 十 奇异的女生 156
- 十一 师生之间 174
- 十二 时髦的计划 194
- 十三 贾家大事记 208
- 十四 神圣的情感 226



我的好友鲁智胜迷上了赠送名人名言，到处乱送，有点无孔不入。上周我作文得了个优，正得意呢，不料他立马奉送我一句“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，就像存心浇我一桶凉水。前天，他还向班里的女生王小明和张飞飞各送一句古代名言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。谁知那两个丫头正闹别扭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去责怪鲁智胜有挑拨离间嫌疑。

最近，鲁智胜至少已向十五个同学赠送过一句当代校园名言，叫作：“初二是一条分界线。”我问他这句名言的出典，没料他说版权所有人姓鲁名智胜，又说，既然此人早晚会成为世界名人的，提前把他的著名言论传出去又何妨。

这句话，后来果然在班里传得沸沸扬扬，看来，鲁智胜并非等闲之辈。

——摘自贾里日记

一 三足鼎立

以前在贾里他们(1)班,贾里、陈应达、鲁智胜属于男生中的领衔人物,他们三个之间来往颇多,人称“三剑客”。可一踏进初二,陈应达就嚷着说太忙,难以尽职,急着卸去班长职务。陈应达是个分秒必争的人,他的作息表据说是参照马克思的作息表制定的。最近他又去本区的夜大学学电脑自动化,本校有三位老师也在那个班进修,所以陈应达荣升为老师的同窗。

上周五,班委会为此开了会,决定以本人报名,全班投票的形式选出新班长。

鲁智胜头一个旋风般地报名,说这叫“电脑时代的速度”,其实他不爱电脑只爱游戏机。紧接着,新转学来的张潇洒也报了名,据说此人每天看七份报纸,他套用报上看来的话说“形势逼人又喜人”。

周一早上,贾里走进教室就瞥见课桌上有封信,粉色的信封,笔迹细细软软如同蜘蛛丝,落款还写着“内详”

二字,看上去很像是女孩写的“那种”信。

“贾里的信!”鲁智胜夺过信翻来覆去看,“看,背面还写着‘请勿外传’,废话,情书怎么能外传?除非是马克思写给燕妮的。王小明真奇怪,还要叮嘱贾里……”

贾里敲了鲁智胜一个栗子,对这种好事之徒岂能姑息。

鲁智胜哇哇叫,说贾里心狠手毒,十足的盖世太保。

信的确是女生王小明写的。王小明原是(2)班的人马,在整个年级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:她写作文篇篇都是超短的,数十个字,简洁程度类似于打电报,每次大考也如此,分数扣得惨不忍睹。因为查老师教作文有一手,学校破例让她转来(1)班。近来,查老师让王小明试着用笔谈代替口头交谈,说是写作就是用笔交谈。所以王小明动不动就与别人用笔交谈,成了写信大王。

凭心而论,王小明的信即使向十亿大众公开也无妨,绝无半点早恋嫌疑:她先用二十个字通报鲁智胜和张潇洒已报名参加竞选班长,再用两句话和一个惊叹号鼓励贾里参加竞选,在结尾处,她写证词似的写道:据我们女生观察,你很优秀。

这封平淡无奇的信就因为那个“闪光的尾巴”让贾里好不欢喜,不由得得意忘形,笑出声来。可惜,王小明写了“请勿外传”,假如她写的是另四个字:“欢迎传阅”,那贾里非让它传得家喻户晓。

张潇洒走过来与鲁智胜聊天。张潇洒高个子,坐最

后一排，经常以本班巨头的口吻与人谈话。

“贾里，有什么花边新闻。”张潇洒说，“可否说出来让我们也乐一乐。”

贾里很铁腕地说：“无可奉告。”

鲁智胜用余光扫扫贾里，说：“王小明到底在信里说了什么？”

贾里说：“她说，严防小人探听。”

张潇洒说：“卖什么关子！”有些不满意，拂袖走人了。

贾里把信收进书包，取出文具，满心激动地想着是否写一篇“和王小明同学”之类的文章，忽见张潇洒晃晃当地走过来。他居高临下地瞧着贾里，说：“喂，王小明写信让你参加竞选对不对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贾里吓了一跳。

鲁智胜盯住张潇洒看，突然，他叫道：“张潇洒长胡子了。”

张潇洒说：“贾里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就别瞒我，我会神机妙算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捻着唇上那些软软的胡须，动作真有舞台上演诸葛亮的那种派头。

“能教我一些吗？”鲁智胜问张潇洒。

张潇洒说：“OK，我免费执教，谁让我们是小学老同学。”

张潇洒确实和鲁智胜一块上的小学，后来他随母亲转学到外区，这一学期又转回来，打游击战似的。他的名字很好笑，别人再潇洒，不过体现在举止、行为上，他倒

好,写进名字中,仿佛抢在手中,先造成既成事实。

他来了不久,似乎处处都潇洒:天文地理他都能聊,连股票他都能分出“绩优股”、“垃圾股”,而且,他外表也酷,肩宽鼻高,眼睛绝不斗鸡,头发留中分,梳得服服帖帖,穿的体恤是鳄鱼牌,自行车是阿米尼。前几天他还骑来他爸的猛男型助动车,戴个头盔,为此女生堆里都轰动,仿佛看到了奥特曼出现在校园。

“贾里好正宗。”张潇洒评头论足,“气质很像孔繁森。”

鲁智胜说:“说正经的,贾里,王小明挺识人的,哈,你这个优秀男同学,应该参加竞选。”

张潇洒淡淡地笑笑,说:“贾里,欢迎竞争。不过,你的头颅造型太像北京猿人。”

“那好。”贾里说,“能沾上老祖宗的光。”

第三节上体育课,陈应达邀请贾里玩足球。

陈应达是那种体育一塌糊涂的男生,可他也爱亲临球场潇洒走一回,他到了球场重地,一贯是脸色严峻,像来复仇解气的,往往见球就踢,进不进他无所谓。所以他从不自称踢足球而谓之玩足球。

“贾里,你该参加竞选。”陈应达说得理直气壮,使劲踹了一脚球,“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”

“不当班长也能为班级效劳。”贾里把球夺过来,“向

你学习。”

“且慢!”陈应达脸都变色了,“千万别误解在下的良苦用心。”

贾里带着球走了两步,一个大脚,射门,可惜这球踢得很臭,从球门上侧踹将出去。贾里去追球,就听陈应达一语双关地说:“贾里,机不可失。”

那球逃命似的滚到单杠那儿,贾里奔过去,正好撞见王小明伸长胳膊吊在单杠上,膝盖弯着,整个像在做跳伞求生的动作。

“请问贾里同学,”王小明叫道,“竞选班长是可怕的事吗?”

贾里让她问得晕头转向,说:“你在出脑筋急转弯的题吗?”

王小明跳下来,安全着陆,说:“听张潇洒说,你收到我的信后就坐立不安。”

贾里顿了顿,一下子恍然大悟,问:“于是,你就告诉他信里的内容了?”

“是啊,你都晓得了?”王小明说,“他答应要开导你的。”

贾里一个大脚把球踢回球场。头一扭,看见张潇洒正比划着双手对鲁智胜说着什么。贾里径直朝那儿走去。

张潇洒说:“知道心灵感应吗,比如一只死虫子,你不能把它想成死虫子。”

鲁智胜说：“总不能把它想成一个美女吧。”

“你可以先把它理念为一具昆虫的尸体，然后……”张潇洒看见怒气冲冲的贾里，说，“贾里，你现在像一门小钢炮。啊，有话好好说。”

贾里说：“你竟到女生那儿招摇撞骗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张潇洒说，“确有此事。不过，当时你为了王小明的信是有点不对头，痴笑，眼神呆滞，就跟那个范进中举差不多……”

张潇洒竟然没一点歉意，大说王小明是贾里的“同桌的你”。鲁智胜夹在中间，想笑，又怕笑声太发自内心会招贾里恼恨，结果笑得尴尬极了，皮笑肉不笑。

末了，张潇洒还无限洒脱地伸出手，说：“贾里，握手言和吧。”

贾里没动，鲁智胜殷勤地把贾里的手和张潇洒的手拉在一起，“握紧些，友谊深。”

“遵命！”贾里说着猛地攥紧张潇洒的手，他学过书法，又练过一年握石球，不敢说已将双手练成一双夺命魔爪，号称“小老虎钳”还是可以的。张潇洒被钳得双目圆瞪，口大张，像一尊金刚。“小子……你！”他终于屏不住，叫出声。

贾里重返球场，走出好远，还听见张潇洒在那儿破口大骂。贾里扭头示意鲁智胜跟他走，可这胖子不知怎的竟让张潇洒揪住不放。这下好了，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一定以为张潇洒在痛斥鲁智胜。

周三做完课间操，贾里在楼道里碰上王小明。

“喂，王小明同学，”贾里假惺惺地问，“现在报名竞选的话还来得及吗？”

“截止期是今天中午，好险啊，现在是末班车了。”王小明发了许多惊喜的感慨，其实，贾里怎么可能不记着截止期呢，明知故问罢了。

“那好，”他顺水推舟地说，“请在候选人名单上添一个名字。”

王小明负责这次的竞选活动，她简直太忠于职守了，昨天一天就给贾里发了三封信，一封信说克服报名前的懦弱关键是自信，另一封信才三个字，三个“快”字。第三封信最好玩，专门询问前两封信是否收到。

“快速准备演讲。”王小明说，“每个候选人要在投票前说一说‘假如我做班长’。听陈应达说，这很重要，相当于‘施政纲领’！”

“知道了。”贾里说，他看看王小明，不懂她为何只字不提那三封信的事。他只能伸出三个手指，说：“全收到了，谢谢！”然后转身就走，也不知王小明是否看懂他的手语。

吃中饭时，贾里参加竞选的消息就曝光了，陈应达特意绕过来与贾里击掌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鲁智胜也格外兴奋，边啃鸡腿边说：“天助我也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贾里问。

鲁智胜说：“我写了两个晚上施政纲领就是写不精彩，现在好了，你文采好，写完后让我参考一下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你那是抄袭行为。”贾里说。

“你以为我会照抄吗？”鲁智胜振振有词，“我智商如此低下？”

鲁智胜的特点就是会磨，说好听点是“不达目的不罢休”，说难听点是“死皮赖脸”。他当晚就给贾里打热线电话，问：“你的施政纲领怎么开头的？”

“是这样：班级是社会的小缩影。”贾里说，“挺有气派的吧？”

“我太有同感了，贾里。”鲁智胜诱供一样问，“后一句呢？”

“我从不小看一班之长这个职务。”

“第三句是什么？”鲁智胜又问，“别太保守了。我发誓绝不照抄。”

贾里只能把讲稿念了一遍，趁这机会也算是彩排一遍。

鲁智胜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，可过了一小时，他又来电话了，问：“贾里，我能把你的演讲内容告诉张潇洒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！”贾里火了，“想出卖朋友？”

“他发誓要超过你。”鲁智胜苦恼地说，“三番两次打听你写什么。我不说，他就唉，没好话给我听……我挤在

你们中间难做人，上次我让你紧握他的手，你却乱握，他怀疑是我怂恿你干的呢……”

贾里放声大笑，说：“原来上次你做了出气筒。好，你告诉他又能怎样？我不怕，即使他抄些过去，也比不上我，我是原作！”

周五选举开始，贾里才晓得，那个应允让他付出了代价。

鲁智胜先发言，这家伙身穿培罗蒙西装，满脸笑容，风度马马虎虎可以，像个相声演员。他的演讲挺顺耳，嗓音宏亮中气十足，无可挑剔，除了贾里，谁也看不出这个人是文抄公中的高手。

“我的一位朋友说，班级是社会的小缩影，我绝不能小看班长这个职务。我十二分地同意这个提法，它道出了我的心声……”

看看，那家伙多圆滑，既套用了贾里的话，又不过头，不说谎，规规矩矩注明观点是从“一个朋友”那儿“拿来”的。或许，学校委派他去辅导王小明写作会更见成效。

紧接着，张潇洒发言。他一开口，就是诗，谱了曲没准还能唱呢，不过，贾里一听，头却胀了，晓得张潇洒选择了下三烂的办法来超过他。

啊——班级，
它果真是社会的
一个

小小的细胞？
我，在此郑重地表明，
绝不
小看一班之长，
这个职务……

轮到贾里了，他一句也说不出，并非怯场，他悔不该给张潇洒提供这样的便利！现在真是有口难辩！只可惜，原著未出，已出了两个版本的赝品，他原想再把“班级是社会的小缩影”念一遍，反正他是正宗的原作者。可再念的话，大家一准会厌烦的。他可不愿在一片哄笑声中狼狈地念着，窘得像绕口令似的连气都不换。

只能另辟蹊径，可现在如何打腹稿呢？大家都看着他呢。他气乎乎地说：“我想，大道理，我，我就不重复了，假如我当选，一定好好干。”

说完此话，他才觉得没把意思说透，倒像是他故意不作充分准备似的。可是，一语既出，又如何收得回来？王小明用失望的眼神看看贾里，更让贾里心里沉甸甸的。仿佛有点做贼心虚，他甚至不敢朝陈应达座位的方向看。

选举结果出来了：鲁智胜得了一大把选票，当选班长。贾里低着头，无意中听到大家众说纷纭，同学们都说鲁智胜最实在，发言认真、谦逊；张潇洒太浮夸，不怎么做实事的人。至于贾里，大家则认为他不怎么重视班长这个职务……

放学了，贾里闷着头冲出校园，鲁智胜紧随其后，说了无数遍“真没想到！”

“别说了好不好！”贾里说，“给我一点安静。”

“你还要什么？”鲁智胜心情沉重地扯住贾里的书包带，“我想弥补。”

贾里悲愤交加地猛地扯一下书包带，说：“我只想要一样东西——公平！”

鲁智胜松了手，突然，眼圈红了，这老兄亏他还号称要做“不会流泪的冷血动物”。

贾里扭头就跑，跑着跑着，看见街上那么安详，一切照旧，充满和平气息，鼻子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一周后，鲁智胜组成班委，力邀贾里担任副班长，另外，竟把张潇洒也组了进来。

“请三思而行。”贾里再三说，可他是个副班长，一个副字就显得大不一样，可有可无似的。

鲁智胜说刚当了班长，心里慌慌的，想多团结些人。贾里不客气地说：“对了，你挺崇拜你的小学同窗好友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他？我火眼金睛的。他喜欢走歪路子。”鲁智胜吐露真言，“不过，何必得罪他呢！”

贾里直愣愣地看着鲁智胜。鲁智胜只能直言相告：那是他老爸免费提供的主意。

鲁智胜的老爸新近当了厂长，开口闭口都是“本厂长

认为”，有点官迷心窍的样子，他很看重鲁智胜的班长头衔，据说还放了两挂鞭炮庆贺自己当上了“班长之爹”呢。

不过，出乎鲁厂长的意料，张潇洒并不领情，他的目标是做班长，据说他还说过类似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绝情话。

第一次班委会因此开得极不愉快，主要是因为张潇洒在其中乱搅。鲁智胜想请他担任生活委员，他却说生活委员要收点心费，如果算错钱怎么办，如果收到一张假钞谁支付损失？鲁智胜只能委屈求全请他做学习委员，可他又说学习委员太难当，谁不交作业得由学习委员记名字，天长日久，不知要得罪多少人！

“那好吧。”鲁智胜再让一步，“请你做卫生委员。”

“别做梦了！”张潇洒说，“让我负责大扫除、管包干区？这种苦差使发红包我都不会去做。”

鲁智胜忍无可忍，说：“都不肯做，谁做？”

“有劳班长啰，”张潇洒朝贾里挤挤眼，带点暗示地笑笑，“鲁大班长，您是全能，就应该做公仆。”

鲁智胜怔怔的，孤立无援的样子。

“鲁智胜！”贾里揭竿而起，大声而又坚定地说，“发什么愁？担心个屁。没人做的事尽管派给我做，我会做好的。”

鲁智胜两眼发光，枯木逢春的样子。

“你以为你真是孔繁森了？”张潇洒彻底没戏了，只有嘟哝的份，“没劲透顶。”

不知怎么搞的，班委会内部吵架的事很快就捅了出去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只是事情被七传八传传得有些走样。听上去像民间故事：都说贾里拎着张潇洒的耳朵教训了他，说了一番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。

其实，过奖了，贾里绝无如此大胆，岂敢岂敢。

后来陈应达再见贾里时，改为拍他的肩了。据说，享受过这种待遇的同学绝无仅有。隔了几天，王小明也有反应，她写给贾里一封快信，是特短型的。

贾里同学：

你是班干部中最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你有勇气和正气。余言后叙。

王小明

贾里将那信连读三遍，感动得不得了，只是很觉意犹未尽：为何偏要“余言后叙”呢，一下子全说出来岂不更好？他觉得她不妨放手多写些鼓励话，别像现在这么节约，缩手缩脚，把许多话都搁在“余言后叙”中。



阅读课上我读到一篇奇怪的散文，叫《年龄》，说是人人都会变老，又说每一种年龄都会有辉煌。

人老了怎么辉煌呢？我追问鲁智胜，他想了半天，坏笑笑，说十八岁和八十岁同样有好时光，他在旧杂志上看到八十岁的老头还有黄昏恋呢！这胖子爱说蠢话。

我想我和鲁智胜都会老的，只有妖怪才会长生不老。不过，我关心的是，当我成为“贾里爷爷”时，是否也能让人肃然起敬。

——摘自贾里日记